

LiWeiMin Zhu
李为民/著

秘密 都有 每个人

都市人性伦理观照小说

最纠结、最震撼的人性故事
最柔情、最透彻的心灵读本

邱华栋 / 徐则臣 / 赵大河 / 谷禾 诚挚推荐



中国言实出版社

每个人
都有
秘密

LiWeiMin Zhu
李为民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每个人都有秘密 / 李为民著. -- 北京 :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5171-0252-6

I. ①每… II. ①李…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6178号

责任编辑: 李 生 李 婧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

邮 编: 100101

电 话: 64966717 (发行部) 51147960 (邮 购)

64924853 (总编室) 64963106 (二编部)

网 址: www.zgyscbs.cn

E-mail: zhyscbs@263.net

营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700mm×1000mm 1/16 17印张

字 数 260千字

定 价 39.00元 ISBN 978-7-5171-0252-6

[目 录]
Contents



致我灵魂深处的漂流 [自 序] 001
每个人都有秘密 [Chapter1] 005
 送瘟神 [Chapter2] 023
 错位 [Chapter3] 063
 喜洋洋 [Chapter4] 103
 阳光之下 [Chapter5] 123
 指甲油 [Chapter6] 167
我爱张桂芝 [Chapter7] 211
 青弋江 [Chapter8] 231

致我灵魂深处的漂流

写作于我仅为爱好。既然是爱好，内心就比较松弛愉悦，在文学这个广袤无垠、远山辽阔的土壤里，我可以像个小顽童，恣意妄为，天马行空，艺术认识、文本实验和创作心态上没有任何羁绊，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以自己的文字构建出一个有着我独特印记的世界。

无知者无畏。我的内心从容而泰然，游戏一般地，我写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没有纠缠于小说创作的条条框框，也没有委屈自己迎合某种文学创作流派的倾向，一切从拷问自己情感本身的真实度出发，用文字尽情表达出自己面对自我时的恐慌、孱弱的复杂情感。

过后想想，做到这一点很难。

或许，我真是有人评价的那样——是个枯燥无味的人。正因如此，我才以另外一种方式——文字，清晰而又准确地表达出我小说中想要表达的情感的碰撞，情节的交织，以及故事的节奏感，体会到创作过程中灵魂的自由愉悦，慢慢接近心中理想的境界。

我对写日记情有独钟。

如果你对一个心仪的女生示爱，一来二往，你的文字叙述能力，包括古今中外的爱情故事、诗歌方面的知识，都会有所提高和增加。我呢，相貌平庸，颇有自知之明，不渴求爱情，但向往爱情，于是，自己跟自己较劲，把过剩的情感和荷尔蒙全部倾注到日记里，用时髦的话讲，是不折不扣的“日记控”。哪个长得

像当红的凯莉·布鲁克，哪个鼻孔朝天、鼻毛暴露无遗，哪个腰更细一点会更好看等等，都写进日记。美国有一个叫亚历克斯·哈利的黑人作家，服兵役时，因为文笔不错，经常给士兵写情书和家信，后来成了大作家。我虽然没有他那么高的天赋和悟性，但记日记让我至今拿起笔不感到沉重，多少给写作带来了一些帮助。

作为英语系毕业的大学生，为了扩大词汇量，我读了不少美国现代原版小说，但极少有大师的经典之作，都是在《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上上榜的畅销小说，惊悚类的，爱情的，同性恋的，科幻的，宗教类的，五花八门。据我的外籍老师们介绍，在美国他们都是二三流的作家。英雄不问出身，就是爱看。看后印象也未必深，有点印象的有两三个，如写律政小说的约翰·格里森姆，《译林》杂志曾翻译发表他的长篇小说《遗嘱》；获普利策奖的菲利普·罗斯；还有一个是写《冷山》的作家查尔斯·弗雷泽。那段时间，我特别迷恋这类小说，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惊心动魄、波诡云谲的故事结局，让我大开眼界，像吃了新鲜的水果蔬菜，很过瘾，谈不上领悟了多少文学意义和吸收了多少营养，但西方作家们巧妙地结构故事和推动情节发展对我影响颇深。

我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了有一扇窗户的好处，这些二三流小说着实给我带来了写作的灵感，一些作家朋友也曾戏称我的小说有模仿好莱坞的痕迹。我的作品将重点放在家庭伦理和亲情方面，讲高雅一点，我关注的是人性，是内心，是丰富、广阔、湿润、柔软、富有力量的内心，这也是西方作家关注的焦点。在某种意义上，文学对内心的修复，是对一个人精神缺憾的弥补，是对一个人生命的延伸、叠加、虚拟和重设。

我小说中的故事是关乎家庭亲情方面的，伦理的，心理疾患的，而且没有离开生我养我的南方小城，我热爱它，热爱生活于它怀抱里的人们，他们是我的创作源泉，我把对他们的情感都镌刻进文字里。他们是最普泛的人群，是面目含混但渴望尊严的人们，是生活中有血也有泪的人们，是肉身中藏匿着焦躁而扭曲了内心的人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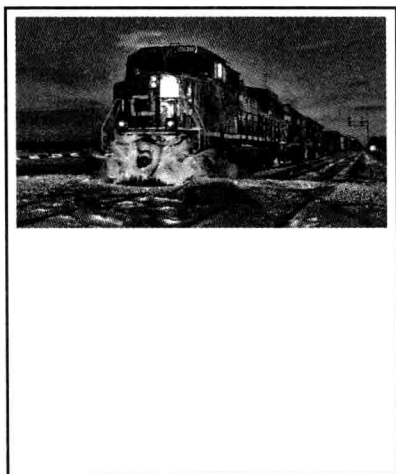
小说里的人物大都是我身边的人，有我亲人、朋友的影子，他们在我脑海里

不停蠕动、挣扎、忧伤，让我不得不拿起笔，不得不用文字倾诉出来，似乎只有这样，内心才能感受到毛茸茸的、莫名其妙的幸福与踏实。

小说里有我蔚蓝明朗的童年天空，有瞳孔里充溢着懵懂纯净光芒的小学同学，还有我臆想出的人物，他们具备人类共有的美德，善良、忍耐、正直，当然，他们也有着这样和那样的傲慢、嫉妒、贪婪。或许正因如此，我虚构出的人物才是“完美”的。我将故事的发生地几乎都放在我生活的小城，一个我理想中的曼妙之地，一个能滋润“他们”自由的精神和身体的地方。有时候，我笔下的人物太不听话了，执拗，反叛，不是按照我的叙事逻辑往前走，但更多的时候，我牢牢地掌控着他们，我渴望塑造灵魂的完美。小说的确是个妙不可言的东西，它不像影视剧那样强调故事性，你可以漫不经心地，用文字表述出一种其他艺术形式无法企及的美。

小说不仅仅是故事，而是故事背后那个巨大的阴影。把宏大深沉的主题以一种简单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小说创作的最高境界，也是我漂流的灵魂奔向的地方。

Chapter 1



每个人
都有
秘密

面具遮住了冷酷，
风度将罪恶粉饰；
谎言开出罂粟，
心灵雾霾如织……
每个人都有秘密，
抖开时，
一川烟雨……

每个人都有秘密

老人半梦半醒打了会儿盹，睁开眼，列车粗重地喘息着已经停靠在鹰潭站。他一脸灰暗，颤巍巍从自己的铺位上欠起身，给对面背过身熟睡的老母亲掖好毛巾毯，又小心翼翼地为她揉搓后腰，低头瞥了一眼枕边笔记本电脑屏的右下角，凌晨4点58分，到达终点站广州还要明天大半天。他叹了口气。

窗外是深秋的夜色，支离破碎的月光惨白地洒在站台上慌乱的乘客身上，影影绰绰，透着惶惑、骚动和诡异。一名苗条的女乘务员，手拿电筒一声不响，沿着狭促的软席车厢过道走来，面无表情地检票巡查。望着她冷漠的背影，老人思忖着喃喃低语，广州亚运会开得好，秩序井然，一片和谐……话音刚落，睡他上铺的那个胖子，狠狠地磨着牙，带着川中口音说了句没头没脑的梦话，各老子，孙大圣也好色，一天到晚都在玩那根可大可小的棒子。老人侧耳倾听，只有均匀的鼾声了。列车叹息一声，车门关闭，车轮重新启动。某种焦虑和紧迫从老人胸口涌出，像一条黏糊糊的壁虎，紧贴在胸前，让他窒息，无力挣脱，心脏也吃力地跳动着。

车厢内光线昏暗，弥漫着一股浓重的说不清的怪气息，还伴着寂寥的车轮撞击声，催人昏睡。恍惚间，一个扎马尾辫身背肩包的姑娘闪进门内，步履轻快，像猫一样飞快地蛰伏在对面的上铺上，老人鹰隼一样的目光朝上扫去，姑娘像一汪清水迅速地渗透进被褥里，无声无息，波澜不惊。

也许是疲惫虚弱，老人眼前一阵发黑，身子斜靠在铺位上，神志却清醒得如窗外高空上的那轮残月。他心里默默地念叨着，还有15站，到英德应该是下午4点33分……然后就是广州站了，列车会缓缓停下来，站台出口处，售票大厅，还有天桥上肯定人如潮水，个个行色匆匆，然后，他会搀扶着老娘湮没在茫茫人流里，步履艰难，没有人理会他们……然后，他们会走出安检的出口，走向温暖的车站广场，然后，扑面而来的腥潮气，广场周围五彩缤纷，杜鹃，马缨丹，龙吐珠，各色花卉萦绕在天桥上……再然后，他深深地舒了口气，嗫嚅着有些风干的嘴唇，天就亮了。

天真的亮了。

穿越时光的隧道，掀开记忆的一角，沉湎于往日一条清澈的河流，它的光影在岁月里飘摇……大爷你真有学问，是个诗人吧？还是那个年轻的胖子盘腿坐在上铺上，正懒洋洋地用牙签剔着牙花，瞟着眼皮下面老人那张清癯的脸——宽阔的前额，深陷的眼睛，干瘪的下巴，还有坚挺的鹰钩鼻，是那么儒雅、平和，带着一丝精明。胖子一拍脑门，饶有兴趣地说，嗨！安东尼·霍普金斯！还真有点儿像嘛。老人摘下老花镜，含笑摇摇手里的书，说，我念的是我们几个老勘探队员编的一本诗集，嗯，学生们都说我长得像那个老外，的确我喜欢他演的精神病医生，我祖父是白俄罗斯人，我在漠河边长大。哦哦，胖子搭讪着问，大爷这是到哪里去？老人指指对面的老母亲，不紧不慢地说，我母亲快90岁啦，10年前做了咽喉肿瘤切除手术，去年得了轻微老年痴呆症，还有腰椎间盘突出的老毛病，呃，这是带她去广州看女儿女婿，他们在一家外资企业上班呢。

胖子认真打量着下铺的老母亲，身材瘦削，脸色苍白，满脸细密的渔网纹，目光浑浊而迟钝，只是神态显得沉静而温和。她端坐在铺位上，如塑像般纹丝不动，一声不吭。老人家太要强了，老人坐在母亲身边，用干枯而柔软的手指默默地、久久地摩挲着老母亲骨骼突出的脊背和肩胛，低缓地说，现在只有考门夫人的书能让她清醒一会儿。安心吧，主叫我们走的路，他自己都有过经历的，他不会叫我们走一步我们不能走的路。老母亲的脸似乎有了活力和表情，面部变得柔和多了。老人低声吟诵着，拭拭眼角，深深舒了口气，喑哑地说，只要好受些，她就在纸上重复写3个字，安乐死。唉，做了一辈子外科专家，她最能理解病痛

意味着什么。胖子一下怔住了，小心翼翼地跳下铺位坐在老人对面，茫然地望着仍然保持“凝固”状态的老母亲，肃然起敬，半天才自言自语地说，真是巧了，《读者文摘》什么的我也念给石头听过，他怎么还瓜兮兮（笨傻）没反应呢……老人微眯着眼，脸上掠过一丝从容和蔼的微笑，颌首致意，年轻人，你说的是……胖子两眼熠熠闪光，兴致来了，大爷咱俩有缘，今天就摆个龙门阵吧。

正说话，夜里那个巡查的女乘务员拎着一篮亚运会纪念品手链和玉器跨进房间，面带职业的端庄，口气冷漠地问，这里有亚运会纪念币和毛泽东珍藏版纪念卡。胖子睨了她一眼，去去，十块钱一套卖不卖？乘务员下巴微微翘起，睥睨了他一眼，黑褐色的瞳孔又扫了一下坐得中规中矩的老人和老母亲，不屑地说，搞清楚啊老大，我们是铁道部直销，在广交会要卖两百元一套呢。没看早间新闻吗，前天沪宁高速公路起大雾，十辆车追尾相撞，所有人都受了重伤，只有一个驾驶员没事，知道吗，她晃晃手里的纪念卡，他车上挂着这个，避邪！说罢扭过身就走。等等，我看看。不知什么时候，睡老母亲上铺的那个马尾辫盈盈笑着，轻快地跳下铺。如水的明眸，灵秀温婉，微翘的嘴唇，清丽脱俗，语调清脆又甜美，胖子张着嘴，眼光看得有些痴了。

马尾辫左挑右选，和乘务员争执了几句，抱怨价格死贵，最后不情愿地买了只玉佩件挂在脖子上。门外过道不知什么时候露出一张留分头的大长脸，冲乘务员打了个响指，说，服务员，我们欣赏一下可以吗？乘务员不屑地回望了一下所有人，昂首跨出门。

老人微眯着眼，神态淡漠安详，双手沉稳地敲打着笔记本电脑键盘。胖子找到感觉了，讪笑着凑近马尾辫说，相因得很嘞。马尾辫本能地后退一步，单薄的身体随着晃动的列车差点儿跌倒。她疑惑地摇摇头。就是买得很便宜嘛，胖子继续讨好地说，妹子，你长得好巴适嘞。马尾辫又是怯懦地摇摇头。四川话就是漂亮，有一句诗叫——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胖子假咳一声，挠挠头。欲问行人去那边，眉眼盈盈处。马尾辫接过话，终于给他一个善解人意的微笑，又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就这么个含笑的眼神，如润物细无声，一点点把胖子的骨头架弄松动了。他涨红着脸，认真地操着四川普通话说，我2008年还在北京人民大学读中文系呢，嘿嘿，不过是括弧函授专业。他比划着，很沧桑地说，我老

家在绵竹，后来地震家里人都不在了，我也没再念书，现在做建材生意嘛，我这条命也是捡来的。马尾巴惊诧地望着他，慌乱地说，怎么会呢？真对不起。她似乎打了个哆嗦，下意识地拢了下脖颈上的小挂件。这随意的动作显得清纯秀雅，别具韵味。胖子的眼光一下子停留在她胸脯上的那只玉挂件上，无所谓地笑笑，说，不存在嘛（跟你没关系），哎哟，你戴的不是和田玉嘛，你知道是哪里产的吗？

这下他真的要摆龙门阵了。

他掏出打火机和一把小刀，说，和田玉主要产在新疆和俄罗斯，玉比石头硬，划不坏的，他要示范给马尾巴看，小姑娘避瘟疫似的倏地转过身。胖子只好摊开手掌做示范，点燃打火机，火苗蹦跳着，嗤嗤舔着他手掌上的老茧。他咬着牙用小刀在老茧上比划了两下，说，和田玉就像这茧子，烧不热，不信你摸摸。哎呀，痛死了，马尾巴花容失色，惊叫着紧蹙眉头。胖子得意地撇撇嘴，开始啰嗦起自己的创业史，以及对人生对世界对政治经济的看法，还有自己在人民大学如何学习刻苦，又如何研究古玩鉴定，曾国藩家训，周易四柱预测学……马尾巴听得一愣一愣的，神情却很专注。胖子天花乱坠地吹着，又声情并茂地来了一段川语《再别康桥》：轻飘飘地我梭起走喽，就好比轻飘飘地梭起来，我把袖子挽得绑紧，不拿跑一丁点儿云坨坨……马尾巴花枝乱颤，咯咯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炫耀得差不多了，胖子神情悠然地打了个哈欠，有意无意拐弯抹角地问马尾巴要到哪儿下车，一个人出门在外要注意安全，要警惕坏人，前段时间网上报道浙江一个女研究生放寒假离校后失踪。他摊开手，很诗意地说，最终杳如黄鹤，又叹口气，还是书念得太多，读出呆气来了。马尾巴咬住下唇，默默无语，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感激。她轻声地说老家在伊犁，是上海海关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刚刚考取公务员分到南方海关。

胖子两眼放光，又羡慕又感慨，海关待遇真好嘛，制服又漂亮。他努力地在脑海中搜寻着什么，兴奋地说他在北京读书时买过一本海关杂志，封面上好像有把带钥匙的徽章图案，不知道什么意思。马尾巴的语调像飞出笼子的小鸟轻快起来，那是海关关徽，钥匙是国家赋予海关用来把守国门的权力象征，那把金手杖是古希腊神话中赫尔墨斯的手持之物，被视为商业和国际贸易的象征。关徽寓意着中国海关依法实施进出境监督管理。马尾巴解释得耐心细致，可胖子不愿听

她背书似的说教，意犹未尽，还在啧啧赞叹那本杂志封面上的女海关长得如何英姿飒爽……随即话锋一转，肉麻地夸奖马尾辫也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比如，眼睛漂亮，眉毛漂亮，鼻子漂亮，嘴漂亮，腿漂亮，总之长得像周迅，就是太瘦了些，有点儿林黛玉似的弱不禁风。

马尾辫微蹙眉头，从铺位上站起身，冷冷瞥了胖子一眼，没好气地说，也许该警惕的人就是你哩。胖子嘿嘿一笑，识相地又坐下了，无聊地掏出手机，像是在训斥谁，浪个搞的嘛石头，快点过来噻……马尾辫转过脸，轻快地挡住正往门口挪步的老人和老母亲，老人示意说要带老太太去趟洗手间，再活动一下身体，透透气。小姑娘柔声细语地说，老伯伯，还有两分钟就到株洲站了，厕所已经关闭了。老人略略一怔，恍然轻叩一下脑门，微笑地说，嗨，光顾着和闺女QQ聊天，一下子就忘了，又颤巍巍转过身，和马尾辫搀扶着老太太重新回到铺位上。

胖子打完电话，忍不住又凑近老人，讨好地说，大爷，刚才你朗诵的那段话应该出自《荒漠甘泉》吧？老人朝胖子投来肯定的目光，感慨地说，它是人类的心灵鸡汤，Salvation lies within，老人坚定又深沉地吐出几个英文单词。胖子反应极快，说相声捧哏似的脱口而出，得救之道，就在其中，好像是哪个电影上说的吧。老人目光灼灼，脸上绽出笑意，小伙子你悟性不错，看来咱俩的确挺有缘，是该摆个龙门阵嘞。胖子也像找到多年未见的亲人，有点儿冲动地说，大爷，凭直觉我猜你是个基督徒，还一定是个大教授噻。老人不置可否地微微一笑，低缓地说，最优秀的科学家画家还有作家中大多数人都是信徒，包括牛顿和达尔文。牛顿墓碑上不是有句话吗？对于自然、历史和《圣经》，他是一位勤奋、敏锐而忠实的诠释者，爱因斯坦不信上帝，可他认为“在我们之外有一个巨大的世界，它在我们面前就像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他还提出了“宇宙宗教”呢，所以，活着就不能放弃信仰和希望。胖子敬佩地点点头。

列车呼啸着义无反顾地冲入深深的隧道，黑暗瞬间让一切变得凝滞了。

昏暗的灯光下，老人用枯瘦的双手抚摸着那本诗集，喃喃呓语，虽然过了惊蛰，四月的小秦岭鸡架山可还是银装素裹的世界，只是风雪再没有了后劲，风是柔柔的，雪是绵绵的，我们地质勘探队就在那里安扎了几十顶大帐篷，没有吃的，就逮土鳖、蚱蜢，然后，我得了严重的关节炎，队长安排我到伙房做饭，搬

几块石头一垒就算是灶房了，遇到风雪天气连火也生不着，只好啃干馍，嚼生葱，喝泉水。有时候正做着饭，四周一片寂静，一转身，看到一群瘦骨嶙峋的饿狼在离你不到一米的地方，一动不动地望着你，绿莹莹的眼中闪着凶光，然后，我开始唱歌，不是害怕，而是要释放自己。我身上有父亲的艺术细胞，我会唱巴洛克咏叹调，那个年月啊，只有音乐才让人不会忘记希望，世界上有些东西是关不住的，比如音乐，它在人的心里……老人手指重重戳向胸口，《弥塞尔》，《唐璜》，还有《茶花女》，父亲告诉我，演唱莫扎特和巴赫的作品要尽量少换气，要在表情和音质上集中精力，还有，演绎轻歌剧的唱段时嗓音要华丽一些，但不能炫耀。然后呢，他深咳一声，所有勘探队员都被我的旋律震撼住了，因为那是火焰，是燃烧，还有我那台破电唱机，山谷里经常回荡升C小调第十四钢琴奏鸣曲，D大调第二号交响曲……

老人絮叨着，声音充满了往事如烟的情绪，又恬淡地笑着。马尾辫眨巴着眼，柔顺的眼睛望着他，一脸的似懂非懂。胖子像受到感染，由衷地啧啧赞叹，大爷，我没猜错，您就不是一般人。然后您就没再唱歌啦？嘿嘿，我也然后了。他不好意思地抓抓头皮。老人蠕动着干瘪的嘴唇，亲切地说，没错，小伙子，人生的每个阶段就是有无数的然后连成的。

列车终于冲出黑暗，世界又变得鲜活敞亮起来。

他长舒口气，不紧不慢地说，我坐了9年牢，这期间父亲自杀，妻子也没了。我现在是兰州的一所大学化工学院实验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明年退休。他举重若轻地说着，语调平缓，嘶哑的嗓音不时被列车的轰鸣声湮没。

胖子唏嘘不已，大爷，您过去那么背时嘛，那下一个然后呢？他没完没了。马尾辫嚼着口香糖，有节奏地轻晃着戴着耳机的脑袋，轻描淡写地说，萧亚轩的那首《然后》你们听过吗？答案都在歌词里面耶。老人感慨地说，唉，这是个娱乐至死的年代，你们年轻人总是离不开随身听、网络游戏和个人主页，包括我女儿。胖子想报复先前马尾辫对他的数落，瞅了她一眼，不屑地调侃起来，哎，妹子，你抽过可卡因吗？还有维柯丁也不错耶，那可是真让人High到云坨坨里去喇……噢，现在的新新人类从不身体接触，只在互联网上交流，嘿嘿，像王菲唱的那样，徘徊在似苦又甜之间，望不穿这暧昧的眼。马尾辫两颊泛起红晕，清纯

的神情霎时变得恼怒起来，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胖子说，哼，我没看错，你就不是什么好人！说着，委屈的目光转向老人。老人慈祥地笑着一摆手，说，姑娘对不起，原谅我对你们年轻人有偏见。停顿了好一会儿，他凝视着身边的老母亲，沉稳地说，下一个然后嘛，不瞒你们，这趟去广州，就是让我女儿给老人家办理出国旅游的签证，听说国外有合法协助自杀的组织。

胖子和马尾辫不约而同地瞪大眼睛，不会吧，太离谱了，俩人惊诧地对视。

老人慢慢将老母亲干枯的手心贴在自己的脸颊上轻轻摩挲着，嗓音微颤，干涩地说，这是最好的选择，开始我不能理解，但她拿了一辈子手术刀，最理性也最客观，她想早点见到我父亲，他们分别半个多世纪了。

列车长叹一声，缓缓启动，继续朝着郴州方向开去。

老人窸窣窸窣又从铺位的枕头边抽出一本书递给胖子，微眯着眼睛，说，赫胥黎死于1963年11月22号，与肯尼迪遇刺在同一天，死亡来临的那一刻，他虚弱得说不出话，在纸上写下一行字，他夫人亲手为他完成了最后一次注射，他安详地去了。所以，我能理解作者怀着宗教般的热情写这本书的动机。老人深邃的目光望着两个年轻人，继续说，这真是个美丽快乐的世界啊，催眠术用来纠正人的思维，麻醉药物让人忘记痛苦和危险。他的眼神和语气满含迷恋和沉醉，虽然人们失去了思考信仰和创造力，失去了灵魂的救赎，但至少得到了永远的安慰。老家伙真厉害，穿越了500年的时光，虚构了这么个理想之地，也让我明白了他的孤独和痛苦意味着激情仍未泯灭，我母亲非常喜欢这本书，我也是，她说当信仰被病痛折磨取代，这里就是一个美丽的新世界了。

胖子和马尾辫凝神谛听，最终还是面面相觑，无奈地相视一笑。

马尾辫低头拨弄着那本书，像在揣摩着什么，抬头崇敬又尴尬地轻声说，反正我害怕死亡，就怕坐飞机，担心飞机失事，尽管统计学概率显示飞机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老伯，您经历坎坷，又那么从容不迫，从见到您开始，就觉得您太有学问了，好多东西离我很遥远，不懂。马尾辫有点儿语无伦次。

老人百感交集，扯太远了，现在的年轻人喜欢读图快节奏，你们能静下来真诚地听我翻翻老黄历我已经很感激了，人生就是回忆的过场嘛。他又和蔼地笑着岔开话题，那么来个轻松点儿的，你不是伊犁人吗姑娘，我要唱首新疆歌你能